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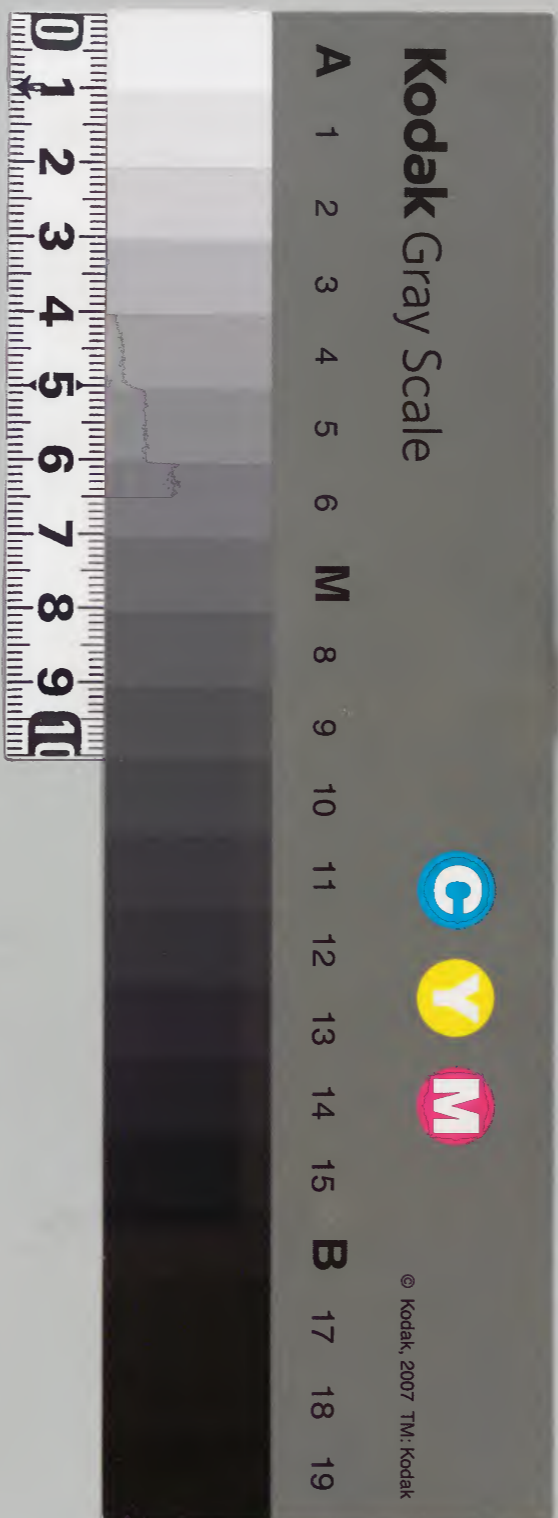
列子口義 下

6
91

東洋圖書

三 一 函	一 九 一 四 五	漢 書
二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9145
冊數	2 (2)
函號	311 352



列子

儒齋

口義卷

下

儒

齋

林

希送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鬼

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

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

鬼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

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因問革曰無

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

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淺草文庫

以是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安得謂之古初
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極止也物之之後終
始無所止極如春先而夏後春終而夏始先豈為始
後豈為終極也要知其紀言無極也物之外事之
先朕所不知者即四維上下不可思量莊子所謂六
合之外存而不論也固問堅問之也不得已而後答
曰謂之無則無極既有之右則必有盡但不可得有
而知爾無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一樣

語脈也莊子逍遙篇曰湯之問棘此曰夏韋棘華
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名字異同不足深
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韋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
實之韋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
也西行至邇人民猶是也問邇之西復猶邇也朕以是
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無國土皆不可知譬如在於
營者但見營之人民在於邇者但見邇之人民豈知
營之東又有如營者邇之西又有如邇者以中國之

所見且如此。况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實之者欲其即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云大荒外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亦務為高遠廣大之言。莊列之書皆如是。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世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要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大小相含。譬如瓦在椽上。椽在榑上。榑在梁上。梁在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詰。萬物既如此。則天地在於太虛之間。太虛含天地者。

也。太虛之外又必有含。太虛者含萬物者。既不可窮。則含天地者亦安知其所極。安知天地之外不有更。大於天地者。含容也。此等議論皆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之廣大。故為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可也。讀莊列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女媧之補天。共工之折天柱。絕地維。此皆務為駭世之言。不可以為實論。天之傾西北。此造化至妙處。若無倚蓋之勢。則星辰之運。日月之行。何以見其盈縮。何以為晝為夜。此洎識天文者。方知之。知地有上下。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得有柱。有維乎。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韋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

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壘峙焉。仙聖毒之。訐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羣醒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

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王伏羲
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

歸墟者即尾閭是也八紘八方也九野九州也純縞
純白也珠行玉也時停也毒之善之也禹強神名珠
也合頁以六者同頁而去也趣往也數者數其骨也
使阮使隘狹也五山之仙聖十五黿之三番龍伯之
釣黿帝之怒龍伯皆寓言也今佛經多有此如三十
三天香積國西方淨土之類是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
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龍伯之滅小猶長數千丈焦僥之尺五諍人之九寸
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間變化不常不可
以耳目所見者為定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
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
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螻蚋者因雨而生見陽
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
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
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
而名之袁堅聞而志之

冥靈木名也。終髮即窮髮也。北之又北，愈遠之地也。稱去聲。其長與其大相稱也。翼大如此，身亦稱之。則其大可知矣。世人所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廣大之所乎。此皆寓言，却以禹蓋實之。世言山海經大荒經皆禹所作，亦猶今人言張騫窮天河也。其意但因禹治水行九州，伯益為山澤之虞，故借其名以實其說。夷望亦猶莊子之齊諧也。

蝮 江浦之甸，生麼蟲，其名曰焦蝮。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雖朱子羽方畫拭，皆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丑多文亦音頭三切 俞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

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相之上，同齊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砉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因許人之論，又生麼虫之說。小之而又小者也。醜介亦古之能聽者。此即莊子聽之以耳，不若聽之以氣。聽之以氣，不若聽之以心之論。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檣，碧樹而冬生，冥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殊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烏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

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櫛櫛抽也此數語考工記之說蓋言形氣之不定所以見造化也隨物而觀則其性皆均物各一性不得而相易物各全其生物物各足其分巨者細者脩者短者皆造物之理孰為異孰為同此數語却自端正已語終之辭

大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冀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陰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

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墮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

一厝雍南自此莫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太行即太行也聲相近也指通向南而通道也隱土
北方地名也跳奮而往也易節一年也不慧不明也
固敵也此章其言似迂闊然以形容不已之意却甚
有味釋氏言補陀大士初修行時窮苦而無所見將
下山遇人於水邊磨一鐵尺問之曰磨此何用曰將
以爲針大士笑之曰汝豈愚邪鐵尺可磨爲針乎其
人曰今生磨不成後生亦磨不成大士大悟再歸補
陀而後成道似此之言甚迂某嘗以爲有味有益於
學者若人皆存此心何事不可爲何學不可成也來

坡曰徐徐而爲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恐此意不
堅行之不力耳東坡此語似甚淺近若研究得來堯
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又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即
此一念也操蛇神夸娥氏皆神名也無隴斷者言其
地皆乎雖小坡垣亦無之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
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
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夸父之杖化為鄧林鄧林之廣猶數
千里夸父亦龍伯之類爾此必古來相傳有此怪異

之說故清虛之徒並取以入其書以為大言之資耳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
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
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
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穀戩而夭不待將
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衣不待舟車而行
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夏革既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答兩夏革邪一夏革
邪一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壽矣神靈所生即日月
陰陽太歲是也上章以神靈結語下章以神靈起語

可見文勢禹曰有形之物或夭或壽皆有道存焉唯
聖人則通知之革又曰亦有不待陰陽日月而生者
石矸石子何假陰陽之氣土蟻地龍何假日月之明
朝菌蟪蛄豈穀戩而夭松柏南山豈道迎而壽竊脂
剖葦豈待五穀而飽牛馬之類豈待繒纈而暖飛禽
之類豈待舟車而行何此又自然而然非常理可推
雖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主歲之神也今日者
亦用此則自古有之矣此意蓋言天下之事有可以
常理推者又不可以常理推者此所以為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土也達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

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陰暉之所齊限
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
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甄頂有口狀若
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臭過闌椒味過醪
醴二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偏土氣
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
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
居不耕不稼土氣溫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適
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若其俗好聲相携而
造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

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終北窮北也齊止也限極也其陰暉無止極也喬陟
高山也壺領亦方壺負嶠之類甌甄瓦器滋穴之水
名曰神漢出於一源分於四埒埒猶降也經營一國
言此水遠一國也婉而從物順也弱骨不力争也孳
阜孳生也阜盛也此章目經旬乃歇以上言禹之所
見也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老婦既反周室慕其國椒然
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日乃復
周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遠口俱之其國幾冠舉隰朋諫曰
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
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吃則徒卒百萬視
揚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
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李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
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
之也齊國之富矣隰朋之言奚顧

又因齊國遭海而南倣於隰之事添此一段說話
幾冠舉者言幾乎冠日而欲舉行也肆吃者肆意而
叱吃也視揚者言隨目所視而指麾之也彼國之不

可升者言但恐求至而不可得也此等言意亦不過
謂天地之外更有勝於人之耳目所見者而已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
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
舟陸本車陸然而得之性而成之

此語吾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質性不同衣食或
異隨其生而樂之此無他皆欲廣人之所見耳

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
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
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乃與昌其肉而棄之然後

埋其骨。廼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交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而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

輟沐。炎人儀渠。皆國名也。巧者割也。此章之言。墨子亦有之。兩瀆。夷狄傳。晉之載記。亦間有一二。李相類。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內。國土不同。風俗各異。豈必皆如中國。而後為美。我之所好。安知非彼之所惡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

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如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日近遠之說。相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以一理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能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形者。

亦然連猶兀也。形物有形之物也。亦然者理如是而
物亦如是也。懸與髮均則雖髮可以縣故曰均髮均
縣若物與髮有輕有重則髮必斷絕其所以斷絕者
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絕不均也。若輕重均平則雖
欲絕而不絕故曰均也。其絕也莫絕此一句自妙均
也。是一句其絕也莫絕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千
鈞之論人皆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
知其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鈞荆藤為篋劍粒為餌引
魚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洎流之中綸不絕鈞不僻竿不

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
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疾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
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故而學鈞五年始盡其
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釣手
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泥埃聚沫吞之不
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
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詹何之鈞清且子之弋與偃樓夫人之承蜩皆竟相
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手其心無強無弱無輕無重
則弱可以制強輕可以制重此即老子柔能勝剛之

論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
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于府藏者。固
藥石之所已。今有借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
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老彊而氣弱。
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老弱而氣強。故步於慮。而傷
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遂
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
解歸。於是公扈及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
嬰亦及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

訟求辨於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扁鵲

此章形容乎心稟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者。其言亦
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明道曰。一百四病。皆由
它心。須由我始得此語。又高。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
之心也。明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
後心可自由。

瓠已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
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
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
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

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
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
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
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
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
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
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
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去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
從子之後耳

不成章者言未能成一曲也柱指安指也鈞絃調絃
也不在絃不在聲者心未安也得於心應於手則遣
其器也未能如此所以不敢動絃也小假者小寬也
觀其後者此後如何也當春為秋聲而秋氣應當秋
為春聲而春氣應當夏為冬聲而冬氣應當冬為夏
聲而夏氣應當高絃屬秋角絃屬春羽絃屬冬徵絃屬
夏宮為中聲故和氣應琴有五弦一絃主一聲此白
叩某絃者非調其一而廢其四蓋其曲以高為主其
曲以角為主也此意蓋言音聲之妙可以通造化而
已師文之見師襄其言似在一日之間安得通四時
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觀可知其為寓言也微矣子

之彈者言子之彈琴微妙極矣清角樂者也挾琴執
管而從子後者言彼師曠鄒衍當從學於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
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薛譚乃
謝求及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
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榭三日不
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
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進之娥
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
之悲也乃厚貲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効娥之

遺聲

撫節按拍也匱乏也鬻歌假食賣歌以求食也發之
謝而足之也此語亦有見於孟子者因師文鼓琴之
說又及謳者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技之能神妙也
如此技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有至神至妙之事乎
此又其言外之意也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
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
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
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

兩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
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
吾於何逃聲哉
霖雨崩山皆琴曲名也志所想象言子期也謂其心
與已心同也聲出於心汝既心與已同宜乎知其聲
也於何逃者言不可隱也此必古來相傳之說取而
入其書蓋言天下之事無精無粗皆有造於神妙者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余山及還未及中國道有
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曰若何能偃師曰臣唯
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

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子偕來
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
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
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子盛姬內御並觀之技
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
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
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腸胃
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
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
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

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輪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奔山又在崑崙之西，薦之進之也。漢書摺紳摺亦作薦，日以俱來，明日與同來也。趨步俯仰皆實如人然，信實也。巧夫歎其工能之巧也。鎮摩也。摩其口而使之歌，則皆合律，捧其手而使之舞，則應節。始者以為實似人，既久則宛如真人也。盛姬，群多之姬也。拓戲之也。諱審也。料點檢之也。合會復如初，既剖散而復合，其歌舞又如初見也。木人而能行能舞，猶可也。聲

何從出，此意蓋言人之一身亦是假合而成，目應於肝，足應於背，口應於心，何膏由我，釋氏曰大之說亦類此。人之巧乃能奪造化，况造化之巧乎。貳車者，副車也。雲梯，攻城之具也。飛鳶，亦木為之也。此與雲梯、木毬相類。自謂能之極者，言般、輪、墨翟自謂極巧，比之偃師，又不足言技能矣。所以終身不敢自稱其藝，時乎而執規矩者，謂輪、墨翟二子皆廢棄工技，不敢復為時乎不得已而後執之也。東門賈、禽滑釐兩人，名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

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
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
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
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
告我昌以斃懸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
三年之後如車輪學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
弧羽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
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錐末雖倒皆而不瞬
童子所謂不目逃也亞學亞次也更也使其更學視

也虱既如車輪則他物皆如丘山矣燕角之弧以燕
之角為弓羽蓬之幹以翔之蓬為幹也此弓矢之精
也視虱如輪而後可射此精藝者必然如扁鵲學醫
滿牆而見人尤異矣此世間所有之事不精於學者
不可與議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
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
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
之端打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
為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互相射也。彼此之矢相觸而落於地塵亦不起言其乎落地也。以棘刺之端而扞其來矢亦相值而無差池也。剋臂者削其臂以爲識而誓也。此說似迂。白游淮識軒路分者其年已近七十矣。春秋大閱第一等年年得之。渠嘗云初收王幸時相遇於六安山間。王幸執弓欲射之。軒之手中只有一條短木槍呼幸而謂之曰。我在此許汝發三矢。若射我不中。汝即降我。我同汝見趙制置管取做官人。幸發三矢皆爲木槍所擊而落地。幸遂拜之。王幸後爲光州武定都統。及其至安豐有王幸舊將亦言此。

事與軒語一同。軒忘其名矣。然則紀昌飛衛之相射豈得謂誣乎。

造父之師曰秦夏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其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夏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夏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所於心。推於御也。齊鞞。鞞。御之隆。而急緩。乎唇吻之和。

正度於胃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
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足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
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
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
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
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
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
術窮矣汝其識之

來豆亦古之善御者也裘箕古語也已見學託學弓
先學箕皆竹器也治攻金也與裘何預此語素難通

然考之說有裘氏不知所主何事此在既缺恐當時
所職或有近於治者今不可知矣先觀吾趣者使學
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速成也轡銜唇吻在馬者
也胃臆掌握在人者也履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
小亦可以轉旋也曲中者妙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
不勞也猶考之曰其社不敵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
之從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所投無差馬行不
亂也轍軌也車所行之道也車外無餘轍也者車行
不越乎轍之中也蹄外無餘地者蹄不亂則其地不
多也山谷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一同也履木而

行其說似迂觀今人緣竿履繩而躡屐者則知世間自有此李列子言此不過以為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况學道乎

魏黑卯以睡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胃受矢銛鏑推屈而體無痕捷負其戈力視來丹猶鼯鼯也來丹之女申他曰子怒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多將矣謀妻來丹莖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

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矣不請妻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取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蓮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降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降北而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則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騫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劍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絕於事運而蔽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

吾必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隱之。洵疏
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卯。
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
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
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
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
我溢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退我於門。三招
我。亦使我體疾而父疆。彼其厭我哉。
睡嫌私怨也。氣甚猛。威甚銳也。形甚露。骨立也。順風
而趨。其行弱也。悍志絕眾。其志勇悍過人也。痕捷痕

跡也。雛敷初生之禽也。易子過矣。甚輕汝也。三劍之
名。方言厭勝之術也。泯然無際者。泯沒而不見。邊際
也。將且昧爽之交。日初出之時也。旦夕昏明之際。日
將入之時也。旦夕猶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
晝則見影。夜則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驤合作驤。
驤然微有聲者。請其下者。求其第三劍也。因其醉而
斬之。疑其已死。遂趨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虛。劍已
過如無物也。蚩字癡。同。丹之三擊。彼以為三招。如兒
戲也。溢疾。喉急也。支疆。肢體疆急而不柔。和也。蓋言
厭勝之術。自有神異。而况學道乎。以此說而入其書。

皆有意存乎非徒誇誕大言也
周穆王征西戎獻鍔鍔之劍火浣之布劍長尺有咫鍊
銅赤丹用切玉如切泥乎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
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皇子以為
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証理哉
鍊銅鍊熟之銅金也赤以金精其色赤也如切泥言
柔輒也切玉之劍今雖未見火浣之布今人常見之
世間自有此事果於自信者言皇子但信其耳目所
及而不知天下有此神異之事遂以傳者為妄是証
理也從前鋪說至此方結以兩句蓋謂人各以其淺

近之見而疑此廣大之言非知理者也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人功矣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
朕力曰壽大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
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木不出衆人之
下而壽二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
顏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
恒專於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
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達賤賢而貴愚負
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

邪此則若之取制邪今日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
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
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力人力也今天命也此意蓋謂壽夭窮達富貴賤
若出於人為而無非天命而制之者亦非造物也直
而推之曲而任之是曲直皆出於自然我但推而任
之矣朕豈能識者言亦非命所能制又有自然而然
者制之即莊子所謂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也此章
大意只如此而其文亦直截所以疑非列子之本書
以下數章亦然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
而人子教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
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高也
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菜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
子衣則衣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山直切出則結駟在家
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謬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
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
無以知其真汝造孝而窮予造孝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
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及偏偏而步有深

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向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詔之曰。予無以知其真。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戈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自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吾不敢復

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草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

人子達敬愛之類者。謂人但偏向汝也。連櫪櫪。屋之連綿也。言其屋簷之長也。造事者。言所作為之事也。或窮或達。窮則為厚。達則為薄。厚薄能屈也。偏偏而步行不進之貌。舍音釋。義同。舍汝之愧者。為汝釋去。此愧也。更之。再往也。與之。同。再見。西門氏也。達者不

為智得窮者非為愚失豈可以其命而自矜固然者
固有自然之理也。菽菽大菽也。厚於德薄於命能多
而不遇也。厚於命薄於德遭時而非所能也。此德字
與能字同意非道德之德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
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
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
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
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晉魯殺子糾。
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

以治國。桓公曰。我備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
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
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却迎。釋
其囚。相公禮之。而位於高。圍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
以國政。號曰仲父。相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
嘗與鮑叔牙買分。賤多。自與鮑叔牙不以我為貪。知我貧
也。吾嘗為鮑叔牙謀事。而大窮困。鮑叔牙不以我為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牙不以我為不
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牙不以我為怯。知
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牙不

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叔也。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矣。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名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甚戚者。甚親也。國氏高氏。齊二貴族也。鮑叔知我貧。知我時不利。知我有老母。此數語甚佳。善用能善交。其人幸也。不得不舉。不得不用。天命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患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

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較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病病矣。言病至甚矣。諱云者。言不可諱人說也。此是句絕。不已若者。不比之人。言惡之不以人類比之也。

鉤乎君者鉤絆拘束之也。逆乎民者以法理操制之也。上老者其事上以無心也。下不救者苟不皆於理而已。愧不若黃帝責己甚周也。哀不已若待人甚怒也。以德分人不自有其德也。以賢臨人有心於服人。也。以賢下人早已而尊人也。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不用其聰明也。然則魯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管鮑之交如彼而垂沒之言似薄鮑叔而厚隰朋。雖

曰為國擇相。實亦有命焉。非夷吾所自由也。厚薄之語非實論也。借此以形容力命之說耳。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兩可者。詭隨而為是非也。無窮之辭。不可詰也。數難子產之治。言於子產為治之時。數有打格也。子產屈之。言若於先也。子產既用鄧析之竹刑。又以打格為苦。遂歸咎於竹刑。故執而戮辱之。既戮辱之。又誅之。

竹刑竹簡刑書也。不得不用，不得誅者，竹刑。鄒折所制，子產始而用之，而鄒折乃以此被誅。好惡反覆而禍福生焉，皆出於命之自然，非人力也。子產亦不自由爾。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罰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得死，有矣；不可以生而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陰，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可以生可以死，言各如其所欲，死生而無憾者，人以此為天福之。貪生而不得生，苦於困辱求死而不得，死，人以為天罰之。此等於世，固亦有之，而不知生生死死，物我皆不自由，非智力所能及，莫非命也。雖智亦無如之何，得生得死，即是可以生可以死，特地重疊如此。下字或生或死，亦即不可以之意也。杳然無陰者，言杳冥無邊際也。杳冥無際而不可窮，此天道歸會之地也。沖漠而無所分別，此天道運行之妙也。誰得而知之？天地不能犯者，天為剛德，猶不于時。

盈虛消息天且不違是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亦不能違時也。鬼魅不能欺者雖鬼不得而知之亦不能以此欺人也。然之者然而悟之也。成之者成之自無容力也。守之者守心以聽之也。寧之者安之者也。其去也將之其來也。也。莊子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亦是此意。

楊朱之女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歎。以曉之。楊朱歎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

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及也。季梁曰。衆醫也。巫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貶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匪佑自天。弗孽由人。言福佑非出於天。皆孽非由於人。皆自然耳。精慮煩散。思煩多而精神散失也。乳慮

湮有餘飲乳過多也。矯氏之言為其以人事致病也。故以為眾人而屏去之。俞氏之言謂其稟受之病也。稟受出於天非人事所致。故以為良醫而與之食。謂其言稍近於理也。盧氏之言制之者不可知。知之者亦不可知。此雖天亦不知之。因以為神醫而厚餽之。以其所見高妙也。俄而自瘞。此一句又謂自然而然。醫藥亦無預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失。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

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夭。此語似若反常。而非反常。言其似若違理。而實非違理也。以壽夭為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知壽夭之出於自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順之疑矣。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自短自長。所莊子鳧鶴之論。算之所無者。言非算計之所及。與算計無預。人將若之何哉。人既不可得而

奈何則每得不聽之自然。老聃語闢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此章即莊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意。顏大距壽，何者為好，何者為惡，以人事而揣天意，而欲求其好惡利害之端，果何從得不若已之為愈言不如聽其自然也。

○揚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戈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揚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

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矣，孰矣，哀矣，樂矣，奚為矣，不為。

兄弟者，言其年貌言戈相若也。父子者，言其貴賤壽夭相去之遠也。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者，言我魯記得古人有此言也。其言若何，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是也，紛紛多也。若若，動而不止也。漢書有緩若若，是也。欲為而不得為，欲不為而又為之，命之所制，孰知

世胥如志者四者之人同游於世各如其志也而其情
彼此雖窮年之久皆不相知此其用智之深也此下
五段撰出此等名字以形容人情世態亦莊子所謂
徭佚啓態之類墨音眉屎女履反墨屎軟弱也帶至
不安貌嘽嘽恐懼貌慙慙急速貌
巧佞愚直婢魚淺午切斫夫切約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
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
不相語術者言其不以術相告也自以為用巧之微
妙斫斫不解悟貌
稊何交切怗午交切情露譏許優居切極凌諄四人相與游於

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戈之得也
此又四等於戈之人稊怗矜狷也情露今人言賣弄
之意譏極吃急之意凌諄詰問也莊子曰哲士無凌
諄之事不樂不相曉悟不相曉喻也
眠莫典切媼徒典切諉主業切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
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譏發自以行無戾也
此又四等異行之人眠媼瑟縮不正之貌諉諉煩絮
之貌怯疑拙戾也不相譏發者不相次別也
多偏自尊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
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

多偏多可也。易與人合也。自尊自用也。與人不合也。
乘權得勢而有權者。隻立孤立而無所憚者。不相顧
視。皆自以為得時也。

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感之於道。今所歸也。

衆態者。以上五項之人也。道自然也。感之於道之性
也。言皆出於自然也。其情貌態度雖不一。皆不得自
由也。今所歸者。皆歸諸命也。此意蓋謂人情世態種
種不同。亦皆其命為之。

佺佺俱為成者。倘仙妙成也。初非成也。佺佺敗者。倘取
者也。初非敗也。故達生於倘。倘之隆。昧然於倘。而不昧

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止。隨不能知也。動隨時
信。今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拚目
寒耳。皆坂而墮。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
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
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
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
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
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
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佺佺俱為切。幾似之貌。倘仙妙切似也。成者似成而

非成敗者似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降而迷之。言
為成敗所惑也。故曰迷。生成備然其肯似之降。雖若
昧然而不可知。而其理實甚明。初未嘗昧然也。苟於
其肯似之降。而有不昧然之見。則福不足。駭福不足。
嘉外禍者人所惡。遠之福也。內福者人所好。欲之福
也。禍福初無內外。人以好惡自分內外。因有駭有喜。
時動時止。偕行偕極之意。而智不能知。無容心也。皆
峻版而立。而深隍而行。至危者也。又掩其耳塞其目。
危之甚也。然知其命之在天。而無所容心。則亦不危。
此等言句。便與孟子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者不同。

聖賢之言所以異於異端也。以多智而有所量度。得
失亦相半。以無智之人。而無所量度。得失亦相半。得
亦中之亦中者。中半也。言多算不盡。至愚者亦亦算
有時而得也。若皆無所量度。亦無不量度。則其得其
失皆無之。是其天者全而無喪矣。然全亦不可知也。
今喪亦不可知也。無所全喪。亦不可知也。故曰亦不知。
全亦非知喪。上句本是全而無喪。却結以自全自亡。
自喪鼓舞之文也。其意蓋曰。全者自全。喪者自喪。無
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也。
齊景公游於中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

鬱芊芊若何漏漏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
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既
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
而况吾君乎墨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墨子曰寡人
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墨
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
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
之吾君方將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
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乎以其迭處之迭去
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

誦諛之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墨公慙焉臣
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漏漏衰落之貌既食者在下之食稜車小車其制木
不圓淨也雪涕拭其涕也惟事之恤言以生事為憂
也行假合作何暇字誤也此章蓋言人之癡者不知
死生去來而但貪戀目前之樂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
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
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乎
相室者其家幹者也此章乃得之本有失之本無之

論巨與詎同

農赴時商趨利工從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
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過否命使然也
追治也追逐之追也農雖赴時而天有水旱商雖趨
利而時有得失工雖精於術而時有成敗仕雖迎合
勢要而或過或否莫非命也上言勢使然者謂既為
農矣為商矣為工矣為仕矣其勢有不得不然也世
故之所使不容自己也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

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乎曰為貴既貴矣奚不
已乎曰為死既死矣奚為乎曰為子孫名矣益於子孫
曰名乃若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
况子孫乎

人而已矣言灼之為人只為生足矣何用名乎名乃
苦其身焦其心者謂為名者之勞苦也勞苦而得其
名故乘此以遺宗族之澤遺鄉黨之利而况子孫乎
此名所以有益也

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斯賤
此處合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
為名者必廉必讓

既康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令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國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

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偽管仲從其君而淫從其君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謀君遂成伯業此實名也而其利反止於一身田氏所為皆矯其君盈者驕也降者謙也歛暴也施仁也為謙為仁自求聲譽此偽名也而乃終有齊國是偽者富而實者貧也

曰實無名者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

此又一轉謂名皆偽也。有實德者則不近名。好名者則無實行。凡為名者皆偽也。既以名為偽。乃借堯舜。秦齊以立說。此所以為異端之書者。審也。言實偽之辨如此。審矣。此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却歸結在一偽字上。實無名者無實名者。但曰名者偽而已。此則矯世之論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耳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直然而自得亡介乎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既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老法之所進退惶惶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偽偽切王年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辨於一時重囚繫梏何以異哉太言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

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違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齊音劑分劑也所弭消弭也猶消破也遺失也介乎至微者也言人竹樂之時少縱有樂時豈能盡無微細不足之慮謂不能全其樂也百年之中能全其樂欲一時頃亦無之美厚美食厚衣也惶惶汲汲也偽偽悵悵也汲汲以競虛譽悵悵而避是非與因梏何以異異與異同從心而動動作也不違自然之理而已當目前之娛可以好則好不以慕名而去之從性

而游樂不與萬物相為忤死後之名固人之所好亦不自甘於刑禍而取之。言其不殺身以求名也。然此等文字亦太露筋骨似非所以垂訓之意。莊子則不然。

揚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

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矣。皇死後，下為腐骨。生雖異而死則同。即杜子美所謂「孔聖盜跖同塵埃」趣向也。且了生前何暇計身後，故曰「且趣當生矣。皇死後，張翰曰：且盡生前一盃酒。樂天曰：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樽前有限盃。皆足此意。

揚朱曰：伯夷非亡歎，矜清之卸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負之卸以放寡宗。清負之誤善之在此，卸字恐是卸字。傳寫之訛，卸與尤同甚也。古字通用。非無情欲者，言其好惡與人同也。矜持清負太甚，故素以此自放而至於飢死，素以此自放而至於無嗣。

寡宗寡特其宗姓也如此所以自誤也然則清貞之
名能誤為善之人如此故曰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楊朱曰厚意寔於魯子貢殖於衛厚意之寔損生子貢
之殖累身然則寔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乎在曰可在
樂生可在送身故善樂生者不寔善送身者不殖
殖累身言以貨殖自累也貧則不樂富則自勞皆非
養生之道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
非唯情也勤能使送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
相捐之道亦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

不設明器也

死相捐古人死則棄之易所謂不封不樹喪期無數
是也不含珠玉等語所以譏當時厚葬之人楊王孫
皇甫謐保葬之說似原於此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
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
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
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
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
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

而不得言謂之閑智體之所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
閑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閑性凡此諸
閑廢虛之主去廢虛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
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虛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
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閑抑遏而自制之意於此主心自廢虛也徒自苦而
已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言縱樂其身心一日比他人
一月一年比他人十年若不然則雖有百年千年萬
年之壽亦何益非吾所謂養者言非養生之道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

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手仲曰既死
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
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衣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
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
矣

略矣者言其不足安排聽之可也死欲速朽為石椁
者而言此亦矯世之論鮑叔黃子二人者也黃子恐
人亦寓言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
國以治諸侯擇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

好酒。獲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獲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雉齒^母媚切吐切火者。以盈之。方其畊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僞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僞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違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

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矣。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子產用鄧析之言。因洵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畊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僞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獲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也。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

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文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整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偏耳，非子之功也。

積麴成封，累土便築糟丘臺，是也。矮媚美女也。娥姣亦美女也。弗獲而後已，言百計營求，至不得而後已。

也。孰念深念也。與熟同。腹溢而不得忍口之飲，力疲憊而不得肆情於色，郭璞酒色之資，忍用不盡之論也。鄧析以為真人者，言其達養生之理也。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謂自樂其心者。世亦未必至於亂，謂治亂皆自然之數也。此段與莊子盜跖篇相似，其文亦如此。長枝大葉，郭璞之語，似甚皆理，但以其銜刀被髮，登廁之事觀之，彼蓋知數者，逆知其身必不能自保，故為此論。然禍福在天，脩為在我，盡人事以聽天命，可也。銜刀被髮之術，已非明理者所為，而况恣於酒色乎！以此鬼之，孟子曰：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多少

滋味多少理義多少受用不盡處孔子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其意亦在此莊列之書本意憤世昏迷之人
却如此揮闔其論而又為後人所雜讀其書而不得
其意與不辨其真偽者或以自誤此所以為異端之
學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資家累萬金不治世
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
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樹園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
御擬齊楚之君享至其情所欲好身所欲聽目所欲視
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

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徑脩遠無
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
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
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
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
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
及其死也無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
之及其子孫之財子孫會骨登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
辱其祖矣段于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
所行也其所為也眾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

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子貢之世者謂其後世子孫也。賦而藏之者言歛其資而葬之。衆意所驚者言衆人則以為驚怪也。誠理所取者謂以自然之理觀之則其所行可取法也。此豈拘拘然以禮教自持者之所知其意蓋借此以非矣。吾儒者也。氣幹猶氣骨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矣。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各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

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

好惡安危苦樂言人世之事不過如此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相仍不已。故曰變易治亂古猶今也。言千年萬年只是此等事也。更者更歷也。我之生也不問十年百年所見所聞與所更歷不過如此。更千年萬年亦然也。杜牧曰浮世工夫食與眠亦是此意。

孟孫陽曰若然連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老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效於盡。無不廢無不

任何處遲連於其間乎。其所以遲連於其間者，此一轉却好人之生也。固無足樂，然不可以棄生而求死，廢無心也。廢吾心思而聽其自然，故曰廢而任之，能盡此念，雖廢與任，且無之矣。又何暇計其間遲連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

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同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一體偏枯者，言禹手足胼胝也。以一毫而利天下，吾亦不與之。盡天下之物，而以奉我，吾亦不取之。此

所謂為我之學世固非一毛之所濟者言損我一毛亦何益於世世於一毛亦何用假濟者言設使一毛可以濟世汝肯為之手揚子弗應者不以此意盡語限之也一身一節之所積也一節一毛之所積也纔動一毛便是我身中之物豈可以其微而輕忽之此意蓋謂有一分務外之心則非自養之道禽子曰汝為此說我固難答然老聃闢尹則以汝言為是大禹墨翟則不以汝言為是矣孟孫顧其徒而言他事蓋謂大禹墨翟我師所不為而汝如此比並言之可乎蓋孫陽者揚朱弟子也

揚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整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茅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禹鈞不戈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治水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打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及受舜禪早宮室美絃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殺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

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高
周圍於陳秦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
死此天民之皇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
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矣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
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
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
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
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
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
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縱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

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
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若以至終同歸於
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在此天下之人之中最為窮
獨最為憂苦最為危懼最為皇遽者也皇遽逼迫而
不得自閑之意天民亦與天人同株塊者言如朽木
土塊也身滅之後譽亦不知毀亦不知賢之與否亦
何別乎此段亦太露筋骨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
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

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筮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佳謂能大者不能小者枝流者支流小流也莊子秋水篇亦有此意

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

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噴息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若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滅矣者言泯滅而不傳也若存若亡若夢若覺或隱或顯大意蓋謂事之愈久則愈不可知雖有一時之名譽數百年之後無不消滅為善者亦徒自苦而已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帝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

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生。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待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養生者養生也，任智而不恃力，智存於我，力自乎物也。存我者為貴，侵物者為賤，侵物者與之相靡也。相

刃也。我身我生，不得不全其生，身外之物非我所有，非我所有則為我之累也。不容不離去之，然身固我之所以生者，物亦資以養生者，身雖可愛，亦有時而不自由，我豈得而有之物，雖可去而有不容去者，我亦不得而有去物之心也。莊子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不為者是也。若以物為有，以身為有，皆逆天理而自私者，故曰橫私。世之醒人，則如此。此語自堯舜以下，皆有譏侮之意，惟付吾身於無身，付外物於無物，無自私之心，此則至人也。至至者，言至此至矣，極矣，不可加也。

揚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
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道
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
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
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生事人不衣
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生殺晨出夜入自以姓之
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_切膝_切髓_切急一
朝處以柔毛絳蓐_切以梁肉蘭橘心痛_切體煩內熱
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億矣
人推有所貪戀則有所忌畏威者幽明之禍福也刑

者王法之刑戮也。遁人者遁天而背理之人也。如此
之人則殺活皆制於人故曰制命在外順民者無
所矜無所羨無所貪戀於世獨高於天下故曰天下
無對其命在我而不制於人故曰制命在內人生之
有昏宦情慾之所由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
維也使無昏宦則情慾可減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
君臣不得以相使矣此必自古以來所有之語田父
可生殺者言以田野鄙賤之使其困坐不待刀鋌人
而可殺之蓋彼以勞苦為常一旦忽然安處則必至
生病痛骨酸也使商魯之君與田野之人易地而處

雖頃刻亦不可居矣。子美曰：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此章之意，似也。於此，蓋言人生只是習慣，若昏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纔息，則處處皆安。此語却有味。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賡，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隕室，綿纒，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菜，藜，苳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陽列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田野之人，其所以自安，其所以自美者，謂舉天下無以過此，蓋安其耳目之所見，而不知其有他也。緇變，破床絮之類，以負暄之樂，而欲獻以求賞，此形容其見小不見大之意。戎菽，大菽也。甘菜，好麻子也。藜，芥絲，芥菜而為羹也。苳子，亦菜之類也。蜚蜚，於口言毒烈其口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於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四者既有，人生可以自足，而又別求功名者，是無厭也。陰陽之蠹，言其無厭，自蠹損其身，陰陽之蠹也。

忠不忠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身君臣兼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此章亦譏忠義立名之人。言忠者必危身。義者必害生。謂之務外不務內也。安上之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忠所能安之。利物之道。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義所能利之。以一人之私。而求忠義之名。名及。祇賊而徒累其身。不若順其自然。則君臣俱安。而物我俱利。此所謂古道也。

老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廢。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廢。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恆危亡之不振。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去名者無憂。名者實之賓。此言雖出於嚮子。老子世固知之。然世之悠悠者。皆趨於名而不可止。豈二師之言所能戒哉。賓外也。然則名不得而去矣。不可得而外矣。今世之人。既以有名為尊榮。以此為快樂。以無名為卑辱。以此為憂苦。以憂苦為犯其性。以快樂

為順其性所以趨求之而不已也斯此也斯矣之所
係者謂以犯性順性為切實利害之所係不容於不
求矣然則二師之言雖欲去其名烏得而去之雖欲
外其名烏得而外之此語既盡却斷之曰世情於名
雖不可去不可捨矣然守之太甚將至於自累其養
生之資如此則有危亡不救之憂豈暇分別苦樂乎
大恒憂也此意蓋謂世俗之人求名不已必至自亡其
身是好快樂畏憂苦而其弊將至於自殺也

說符第八

莊子曰德充符此曰說符符字雜同而義不同符者

合也謂至言天人自相符合故曰說符列子共八篇
只首尾二篇立此名字中間六篇只撮其首二字名
之送其本書亦不然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
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
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
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
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
影短若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
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

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受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去。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墳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持後者不為物先之意，能持後則可以持身，蓋以謙下自處，而後能自存也。若影者，汝影也，影隨形而曲，直我隨物而屈伸，影不先形，我不先物，能持此意，則常處萬物之先矣。此亦不象善勝之義也。言聲也。響

之應聲亦猶影之隨形，不求名而名自至，不貴身而身自先，以影響而不以形聲，則得其道矣。聖人之道，惟其如此，故言以不言，而人自知之，行以不行，而人自隨之。此理之必至者，如出則必入，往則必來，人不知而聖人知之，此聖人之先知也。猶曰：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度尺度也，以尺度而量物，稽也。度在身者，言以身為度而稽考於人也。人之所愛於我者，我亦必愛之；人之所惡於我者，我亦必惡之。此言人心所向者，愛惡也。湯武以此而見愛於天下，故能王；天下桀紂不由此道，以見惡於天下，故之其國已然之

交可以稽考。稽者稽之。湯武桀紂而可見也。可稽可
度者甚明如此。而人有不由其道者。是不由道而出。
不由徑而行。故有利而無害難矣。神農炎帝虞夏商
周已驗之矣。自古法王賢人其言皆如此。欲求廢
興存亡之故。而不由此道。未之有也。此一段其文亦
粹其論亦正。但與此書前後之言殊不相合。豈前為
說說而此為莊語乎。抑彼此錯雜。非一家之書乎。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
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
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

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
已。則危辱及之矣。

強食爭而食也。靡角者以角相觸也。力之勝者制其
弱者禽獸之事也。若人而不知。但求食而已。則是為
禽獸之行。必自取危辱。此一段亦似非出於本書。其
義理却甚正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闕尹子。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
者乎。對曰。弗知也。闕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
報闕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
闕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

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始者問之以中曰不知未得其所以中之道也。再問之以中曰知之已得其所以中之道也。闢尹子以守勿失告使其守此道而勿忘也。然中而知其中則非所謂不知之知矣。守而勿失則非化道之論矣。存亡者可見者也。所以然者理也。據此等議論皆非莊列之學。却與於吾儒所以疑其非全書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

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色盛者驕，矜見於顏面也。力盛者恃勇力以取勝也。不班白者涉世淺，未老於世故也。涉世淺，豈知道之有是非得失？欲語且未可，而况欲行之乎？自奮自用也。有自用之心，則誰肯以善道告之？人不我告，則我孤立而無所輔佐矣。年老而不衰，言我力雖竭而任人以代之，我猶難盡而在人以謀之，則處事而不亂。人不貴於自賢而貴於知賢。公羊曰：能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與此意同。此論甚正。未知果出於列子否。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楛葉者，三年而成，鋒銳空，柯毫無

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業者寡矣。故聖人特道化而不恃智巧。鋒者葉之有鋒稜也。殺裁剪減削處也。毫芒葉上之文理也。繁文理之多也。澤其色潤澤也。道化無為也。智巧人力也。此一喻甚好。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后君之國而窮君無力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

子皆使供粢，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豈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軍作難而殺子陽。以人言而知我，則必以人言而罪我。言其本不相知。徒信他人之言，安可保也。衛鞅曰：君不能以子之言而用我，亦必不能以子之言而殺我。亦此類也。此似。戰國間人之語，亦是一件好說話。君過而遺先生食，謂君以失士為過而餽粟也。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

侯齊侯細之以為諸公子之傳。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美施氏之有自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諸魯。既而孟氏之父。子。子。曾。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

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苟不足使。若恃如孔丘術。如知呂尚。受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學術雖同。而所遭或異。時有得失。命也。先日。前日也。投隙抵時。視時之間隙。而來其機。以應之。初無定所。此智巧之度也。故曰。應變無方。屬乎智。其意蓋謂汝雖知好學好兵之可以干說。而不能隨時通變以取。

宮刑之刑是汝無智巧也。又與恃道化而不恃智此
巧之意稍相疾矣。重言者不必再拈起也。

晉文公出會欲代衛公子鉏何天而笑公問何矣曰臣
笑鄰之人有送其妾適私家者適見桑婦悅而與言然
顧視其妾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聽其言乃止
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此章與史記滑稽傳有相似處其意蓋謂已所不欲
勿施諸人我能以加諸人則人亦能以加諸我也。

晉國若盜有鄰乞逆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
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

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
君特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鄰雍必不得其死要俄
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鄰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
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鄰雍死矣然取
盜何方文子曰周該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
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在之使教明於上化
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
盜奔秦焉。

此章蓋揭發狄又以啓民之爭心孔子曰聽訟言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責之

不竊便是此意。孔子自衛及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遊，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

方將厲之，厲渡水也。詩曰：「深則厲，淺則揭。」意者難可以濟，言其難可渡也。不以措意者，不以波濤之險為意也。忠信誠實也。以忠信而措吾身於波流之中，一毫無私意無之，所以可出入於水間也。此忠信二字之義，不可以吾書之忠信求之。大抵只謂誠實而已。但此章前一半與黃帝篇呂梁一段全同。列子全書決不應爾。以此愈知其雜況。先以忠信，又從以忠信。此兩以字下得與莊列之書全別。以則未化矣，存而未化豈能涉此境界乎？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

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
投水何如孔子曰澗澗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
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
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
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微言者隱語也白公欲為亂而不敢顯言以求決於
孔子孔子知其意故不答之以石投水沒者取之言
易得也以水投水似若難矣而易牙亦知之其意蓋
謂言無可隱之理未有言之隱而人不知者白公未

悟又有不可微言之問何為不可者謂微言豈有不
可知者乎知其理者則知之知言之理不在於言而
在於言之外故曰不以言言也爭魚者必入水豈不
濡其身逐獸者必入山豈不趨走而傷羣逐物而害
我則不足以為樂此意已隱然譏其非理之謀矣至
於言者道也言不足以盡道去言則為道至為者道也
有為不足以盡道必無為而後道若以蹇淺之知為
而求與世爭此非知本者也大意蓋謂爭心之不可
為也白公雖知此言不能自已所以終於作亂而殺
其身不得已者不能自已也此一章與淮南道應篇

全同。若列子已出於景帝時，淮南不應全用之。以此知非列子之本書也。必矣。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自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

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新穉穆子者，趙襄子之家臣也。翟即狄也。左人，中人，二邑名也。遽人，郵卒也。飄風暴雨不終朝，老子之語也。日中不須臾，日中必異也。德行之積，未有施及於人，故曰德行無所施於積。子產曰：「無文德而有武功，即此意也。士其及我者，恐驕以致敗也。能憂者必安，自喜者必驕，故戰勝非難，而持勝者為難。此論甚正。」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拓舉也，不以力聞，是稱其德，不稱其力也。公輸般之

為攻器最精者也而不能攻墨子之守至於自屈服
而墨子不以知兵名以此二者為藏勇於怯持勝如
負者之喻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
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
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
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
其言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
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
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

折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
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章與塞翁得馬失意同言吉未必不為凶凶未必
必不為吉也先達後合者言不驗於前必驗於後也
未究者未知其要終如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技
長倍其身屬其胫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
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
之復以于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
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

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也。雙枝屬於脛，今人所為接脚之戲是也。雙枝者，雙木也。弄七劍而五劍在空中，今人亦有此戲。燕戲者，燕飲之間雜弄之技也。技無庸者，言本無用於此。偶喜而賞之，拘而擬戮者，拘繫而欲罪之也。技同而所遭異，特不可必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統塵弭蹶，臣之子皆不弋也。可告以之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

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唱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子姓者，向其所生之子也。姓，生也。天下之馬，馬之統

出於天下者也。滅沒亡失者，言恍惚而不定，不可以
形求也。絕塵離塵埃而去也。弭跡者，無迹也。擔纏者，
負索也。千萬臣無數者，言勝於臣者，踰千萬數而不
可窮也。天機者，得其天而遺其形也。所見者，天所見
也。內所不見者，毛色牝牡之在外者也。敗矣，子所使
求馬者，句法與何戴汝所謂達者同。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
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
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
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此天下國家本在身之論，撰得來甚佳。
狐丘太人謂叔孫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孫敖曰：
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
逮之。叔孫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
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叔孫敖疾
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
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
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禩，可長有者，唯此也。叔孫敖死，果
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寢丘之邑，其名迫於壽地，故曰甚惡，不利者不利於

地主也。楚人信鬼神，越人好機祥，占卜而多忌諱者，必惡此地而不欲無復爭之者，庶可以長有之。此意蓋謂取人之所弃，得人之所不爭，則可以自安。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過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歎然亡憂去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進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甲辭。

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遂將着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傷害其黨四五人焉。

下之邯鄲者，上地高而邯鄲地卑也。耦沙地名也。使以我為者，使其得用於時，必以我為芥蒂也。此章蓋謂人之遇禍不在賢愚，或免或不免，皆有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知也。

虞氏者，梁之富人，家充駸，盛錢帛無量，財貨無筭。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搏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搏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榆計盍切魚而笑，飛鸞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

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杜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杜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仇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杜厲叔可謂慙以忘其身者也。

左傳：狼曠之事，亦是此意。慙其君不知己，而至於殺其身，此非直道也。吾以醜後世之不知臣者，此意亦佳。

揚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

唯請是故。買者慎所出，我能出而利人，則利之矣。亦有及我者，我以非道而往，加於人，使其銜怨於我，則人亦有來害我者。此言施報之理也。唯謔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人亦唯我。發於此，施也。應於外，報也。慎所出者，其出於我者，無以加於人也。節出乎爾，反乎爾之意。

揚子之鄰人之羊，既率其黨，又請揚子之豎追之。揚子曰：嘻，此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及，問獲羊，羊曰：云之矣。曰：奚之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揚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

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矣者
何哉揚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
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茅三
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
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
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
而自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揚子曰人有瀕河而居者習
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糶就學者成徒而
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
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遲

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之年學
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
歸同及一為之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
達先生之况也哀哉

心都子之問與子貢問夷齊語脉同歧路分也歧路
之中又有歧路謂分而又分也以喻學術之不一揚
子戚然而不言矣者有感也儒一也而有三術即多
歧也成徒衆也成徒猶曰成聚也因學泅而得溺喻
學之末流多違其初失其本真心都子嘿然而出悟
其言外之意大道大路也大道本一至於多歧則亡

羊至學本同在於多方則喪生此本同而未異也歸
同及一者同歸於至道而又於至一之理則無得無
喪矣况情也未達先生之情何以習先生之道此章
展轉譬喻以為問答今禪家答話亦有此風

揚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及
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揚布怒將扑之揚朱曰子無扑矣
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拍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章蓋謂人不知至一之理鮮有不為外物所變者
狗見素衣而變黑妄得吠人若見白狗而為黑亦
妄能無怪見外不見內人人皆然也

揚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
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

此莊子為善無近名之意名出則利必隨之利至則
必爭故為善者必忘己去名而後可也

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
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季幸臣諫曰人所憂者
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
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
膺而振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
猶振之是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

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
善數者降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
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
父無差受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受之不捷者捷速也使人之行不連遂不及見其人
也善數者善為數學也此章之意蓋謂學不難而行
之為難知之不如行之不死之學其喻甚佳死者奚
為不能言生術者謂其人雖死而所言長生不死之
術自是但人不能行之爾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角子角子大悅厚賞之

客問其故角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
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放生之不若禁民
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角子曰然

此一喻甚近人情今世蹈此失者甚衆如孤山湖中
之放魚鼈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生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
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
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
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矜力而相
制迭相食非相与而生之人取耳食者而食之豈天本

烏人生之是蚊蚋嗜屠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
虎狼生肉者哉

此章乃釋氏吞啖世界大出食小出之論其說亦有
理人食雞雞食虫螳之類是也非相為而生之也天
非為人而生百物也蚊蚋虎狼之喻亦佳食肉下非
字合作豈字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眾莫之與遂適
田氏之廩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
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
豈辱馬醫哉

此意蓋謂人有數等彼此皆辱而人不自知即莊子
以隸相尊之意此中亦有孟子所言墻間之意但不
露耳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
人曰吾富可待矣

齒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得虛契而自喜虛名無
實之喻也故詩所用甕等亦此意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
伐之鄰父因請以為薪其人力不悅曰鄰人之父徒
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陰豈可哉

不祥之告初意本善也。因求為薪而反啓其疑。近於
私也。此言世情之難必公私之難明也。其喻亦甚美。
若此其陰是句絕。豈可哉三字一句。
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
也。言語竊鉄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俄而相
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
竊鉄者。

此章猶諺言疑心生暗鬼也。心有所疑其人雖不竊
鉄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件件皆可疑。此喻甚得世
情之微。

自公勝虜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鍛張剖切策
端有鐵也上貫頤血
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怠將何不忘哉。意
之所屬者其行足蹟。株埴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心有所著。頤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倒杖策者以其杖
倒轉而自策也。鍛杖末之銳也。株木也。埴也。陷也。意
有所屬著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知。即大學心
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
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
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志在攫金而不見其人。是逐獸不見太山也。言心有所迷，故至此。此篇議論皆正，皆與儒書合。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大抵此書八篇之中，其為本書者亦自可辨。統中數段全似盜跖說劍文字，次非列子所作。明矣。若此篇議論雖正，實非列子家數。通諸家之學者必能辨之。

列子屬齊口義下卷

王貴顯也

